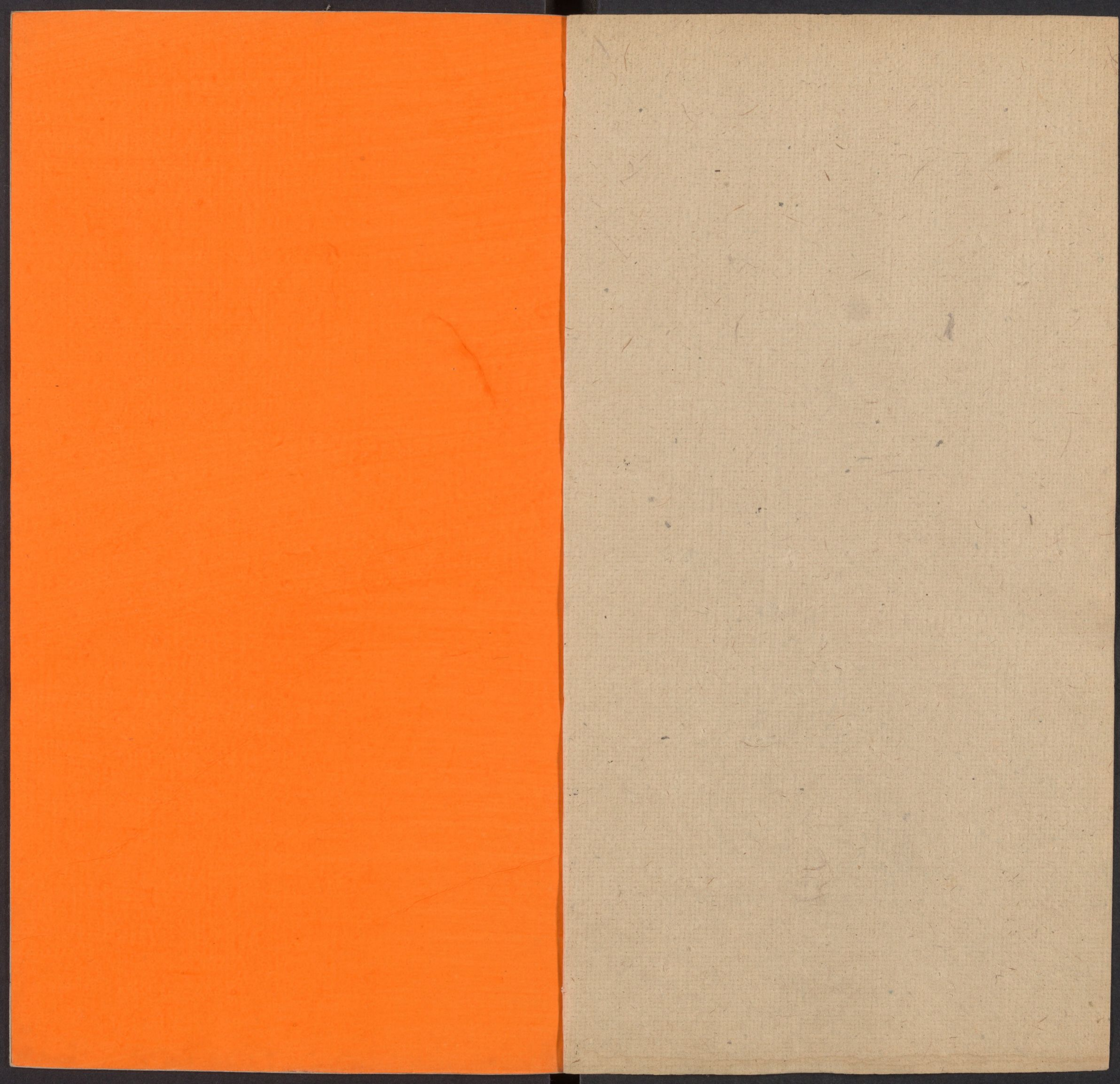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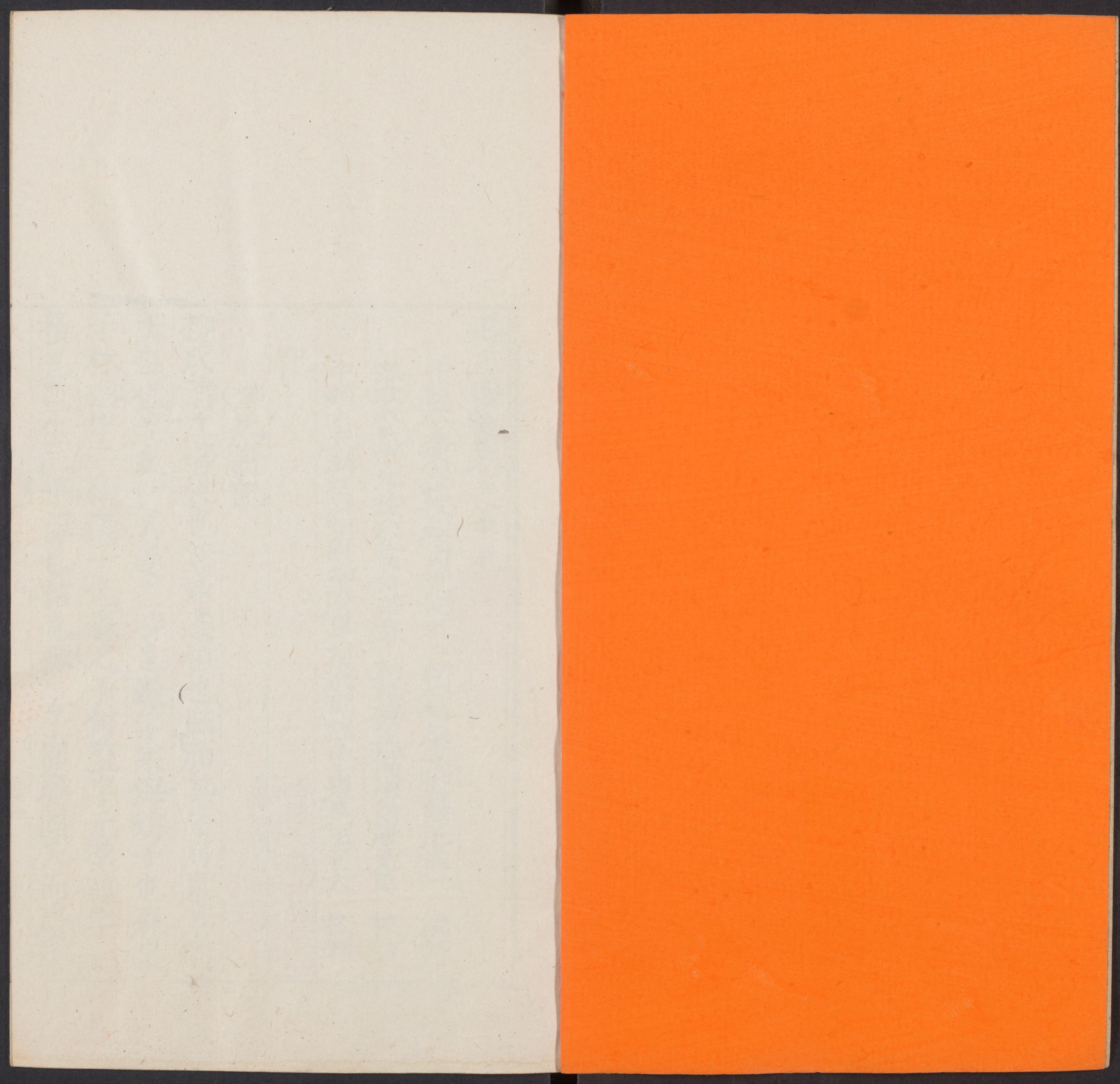


T 5406/4191

三

4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



中應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恭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記

柳氏譜記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天而慶子

斷不繼也祐子與某與某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何
温也温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
亦絕也禪以下曷爲不字非無字也爲其絕不字也
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
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
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爲誰賀無嗣而實
後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爲而尊之學
爲當世師而名于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爲翰林待制
而私謚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叔
賢祀叔堅也復子三恂性情也祀子四愉某某愷也

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士首三子程穎穆也和
天穎字伯嘉爲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魯子得其子
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尚幼也
同三子稠穉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穉子也因于
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絕貴
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
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修而與道乖自逆于天
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爲尤甚
愛人則富貴之佚林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
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爲而已矣文肅

公予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
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
公之澤縣乎其未艾也余是以樂爲柳氏稱也

龜岩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頽之態變化至無
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
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蛇濯污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
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爲人學道之助及道
之既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爲不然則斯然而
高者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歛夕舒春榮秋萎

雲霞草木也而渺然... 寧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預
於己之積蓋哉余少也好遊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
乎且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
其所得之淺深以勗乎己之不逮恨其人不槩見而
重巒密林多爲龐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宮
棲息於窻間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
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脩有道士也其從父弟
曰士成隱居于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日
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
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亢爽風

氣回審物無築室于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
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贊
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予輒
請記夫士成豈果爲隱者哉觀山於良則當審夫時
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
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木而以之積順
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
重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
四靈士成沉静好易或隱或不隱灼在龜而卜焉殆
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
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
獄議者寃之君曰此等不足言耶即草封事請丞相
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
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
屈辨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
君爲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
患不能沮之也後事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
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克聽其言若

不恐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
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且暮攻習發其其理而
考諸躬行粹然者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
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
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
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驎宜於致遠而
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
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蟻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
士宜於戰鬪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
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

技也蓋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
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修
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
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遺
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
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
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
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
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
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

服䟽布而厭者其衣文綉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
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
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默山精舍記

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濟寧壽昌胡君朝翰自太學
來分教魯諸生余時與之往來甚熟朝翰能爲詩執
筆作行草書蜿蜒滿紙余私敬愛之後余先君捐館
執喪歸天台聞朝翰亦丁內艱去不獲見及既除喪
服至京師朝翰來訪逆旅追計昔日相見時已五年
朝翰貌加老與之語舊故各悚然不自勝余謂朝翰

今內外仕者多出大學子亦將仕乎朝翰曰仕不仕
有命非我所敢知我家壽昌有默山最勝吾祖宋校
書君楚才嘗歸老于此某思結屋其旁讀書者文以
自娛第未果歸耳屋成名之爲默山精舍子必爲我
記之予曰子倘歸予記未晚既而朝翰每見必以爲
吾言且曰子第爲記歸與否不在子也乃告之曰仕
與隱皆非君子之所樂也樂得其道焉耳古之人有
居輔相之位而色憂者矣有飯蔬飲水而充焉自得
者矣豈以仕與隱爲樂哉仕而得行其道可樂也隱
而不失其義亦可樂也故樂在乎道奚以窮達論哉

苟無其道而樂居乎位是竊祿也不以其道而自肆
 於隱是盜名也故君子未嘗志乎仕亦未嘗志乎隱
 而惟其道之脩不志乎仕而卒然居乎位則人信之
 曰是不為仕也為行道也則其道之化人也速不期
 隱而隱則人信之曰是將為隱也知其道之不可行
 也則人服其行而莫敢非之然則子之不汲汲於仕
 者是矣而何以眷眷於默山哉且人之榮辱貴賤有
 命惟君子能不以之為喜戚而脩其在我者以勝之
 子不見魯之陋巷乎當顏子之處乎此無一命之爵
 吉金之祿以榮貴其身而今越千載雖野人婦女皆

敬而仰之非以其道德之勝耶語當時之魯宗衍
 者李孟陽貧之流勝於顏子遠矣而今尚有其故
 居者乎子誠能脩乎在己者他日仕則以施諸人歸
 而隱則以善其身而名于後世使後世之人指默山
 之精舍若魯人之仰陋巷然而子之言亦以子而傳
 不亦善耶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眾人至於與
 物為徒可不知其故哉有泉焉其發源同其潔
 瑩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度之幕之塵盪無

自而侵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
發源之物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溝牛馬之
所踐是鶩之所浴穢汚之所集而莫或藩捍澄治之
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玉之器
也而又以禮為度以敬為慕持之以兢兢之畏守之
以翼翼之恭是以其中心渾全無所虧蝕其德即天
德也其道即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舉措設
張後乎天者不遠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遠也故
聖人之質既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所合乎天者豈
偶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嘗

好汨之於內利害鉢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
以穢汚之者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
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
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
之不侔固有由然矣使眾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
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
予於會稽張君遁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張君之質
過眾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
以直內為齋居之名夫敬為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
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突奧之

間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填凜乎若珪璧之奉安
思邪慮固或萌孽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
盡乎孝而非欲大稱己之孝而爲之也以之事君則
致其忠而非願乎富貴華寵而爲之也操之而不失
則內直內直則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
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
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
之所以爲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
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因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

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君子齋記

去年秋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爲郡縣學教官盧龍王
蘊玉來教諭河陽予獲見焉其色燁然其儀度偉然
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當否蘊厲而精確使人悚然
異肅然敬也是夕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進往
返八千餘里蘊玉不棄也行必聯轡息必比席食
也尤著之與鄰言也辭說之與衆歡然有會乎心而
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由然也今年
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溫叩

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歆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
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于於是歎而深竒之噫何其
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于天下流於後世
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畫於卑近其爲
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
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
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爲學
之心常存而不怠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
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足悟乎
目不特閱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

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
之氣衰進退無不足以濯奮蔽而啓新知君子之心
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耄老自恒人
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榘
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
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於心
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
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者不
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
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

王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得哉自識蘊王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於公卿爲君子矣雖不爲公卿無害也爲公卿而不足爲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王請名其齋居予欲以古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

尚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以其無志也吾嘗試于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

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惴然而相顧
雖然笑予以爲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
不思乎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也身
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
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
顏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
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
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
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
以爲聖賢爲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爲而不可效之

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
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邪而吾心之所具者亦
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爲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爲
哉是有故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爲孔子顏
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
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
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而已哉亦將以
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焉或不得
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仰
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

處之鄙廟而無喜色困之歔歔而不動其中其中之
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
爲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爲榮失之則摧
挫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爲適
者所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
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
謂周孔顏孟爲不可及者棄其天性者也是三者皆
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
于太史公公名之曰尚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
故告之以其說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爲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已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擬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笑

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性雖即吾身爲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况餘人乎浦陽黃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尚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瀕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皆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爲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可尚也古之

聖賢曷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
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爲非人所能及間有
以古人自望者輒指笑以爲狂嗟乎今人墮粟衣帛
真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
畧效之不亦愚乎仲昭之爲人余雖不足知然斯
志則古人之志也是可以尚友矣顧木知仲昭所願
友者何人爾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
仲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爲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
凡冊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乎予頗有志於古以
爲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爲人所指笑喜仲昭之

似吾志故爲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懿道德仁
義之說尚當與仲昭講之

省庵記

同郡盧廷副爲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脩己名其
讀書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
師路遇焉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
千里抵漢中申蘇請予曰異哉廷副之求也病瘍之
人常求愈於瘍醫必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
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醫者豈非未能治己者固難
望其治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平居視世事一無所

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給已輒以為是而不省其為欺見人侮也輒以為宜而不省其為妄聞譽吾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為可喜聞毀吾者確然自信而不省以為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吾胸中疾雷震電而不省為之驚鬼出魅沒而不省為之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廷劄顧求吾發省庵之義與醫瘍於瘍醫瞽於瞽何異哉雖然人之情不能兩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有所短者必有所長予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果無省者乎吾於言也省其或違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於義

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汨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
有以先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凡功乎四體
而出乎口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
攻之克之揉之直之使中心循乎正而不頗雖若是
庸敢謂之能自省乎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
乎哉且子聞之無過而不省者聖人也
有過輒省而
即改者賢人也
告以過而能改者進於君子者也
過
之不省爾者
或不必省者
衆人也
廷劄能於斯數者
而慎所省焉
然後知予所必省者
非太察而所不省

者非太踈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己之事而行之本也。自昔太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况予與廷劄也。歟。况不及廷劄者歟。予也。焉可不卒言之以塞廷劄之議。且以自勉歟。

御賜訓辭記

處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所不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武亦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生盛德之君子以為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啓後人。

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衍而奕世承之。無窮非若僥倖于一且者之不可恃也。洪惟聖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豪傑英勇之臣乘時奮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繼乎其後事業謀謨可以參乎古之名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為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皇國懿親晚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為上所尊禮在群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未及私敦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內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

孝大節卓爲天下師法由是福祚光寵爲國世家今
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體爾嫡祖忠孝
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錄其
副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若對越天顏靡
或懈怠且謂孝孺嘗獲拜武靖王而粗知其事貽書
海上而以記爲厲立身事君之道莫大於忠孝公之
生也天旣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言之以爲賜聖人
之言即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固已昭然若日月况筆
之爲書而昭揭于斯雖河洛之所出龍龜之所負何
以過于此哉縱有令於辭者猶不能復加之末而况

孝孺之鄙賤乎雖然忠孝之說竊嘗聞之矣事親而
祇順無違固孝也推以事君誠敬而不欺仁恕而有
容先國家之政而忘乎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不顧
乎已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親乃可以事君能忠
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二致也若公之先
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偉論禪乎宗社奇功俊
畧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慈內而君安之外而百姓信
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也可不思述前人之事
以期無負聖天子之耿命乎古之賢臣能繼祖考之
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巫咸呂伋之於尚父

召虎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暮李西平之有翹皆克
宣先猷昭宏遺志以承勳烈于悠久使人因其身而
益知祖德之盛以增國家之光是所謂忠孝之大者
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公春秋富而為學其專器重
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行不知富貴之在躬而孜孜
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稱世濟其美而與國同
休者天下固望之矣然則安敢不為公書之以慶國
之有世臣乎

學孔齋記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

成而是氣也未嘗為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
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
豫樟榎楠得之以為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為祥虎豹
犀象得之以為威黍稷稻粱麻枲桑屨得之以利萬
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
肖翹之類蟻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
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
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
不能成其勇賜之辨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非有
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

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爲然千
載之後得其全者爲大賢得其正者爲君子得其偏
者猶不失爲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行者
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
得焉者過焉而爲莊周卑焉而爲申韓悖焉而爲小
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
庶人會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是則職業隳爲將相
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爲南面之君而不師斯
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著顯號於無窮由周漢而
來得孔子之道以爲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者得

之爲文景爲明章爲太宗爲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
然爲宗英或知爲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
之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
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
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
甚早而力行不怠明足以照萬理而不底于太察才
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爲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
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于
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虛守之以畏慎
檢身進道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災施惠之事

孜孜爲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量哉
間論群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
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
道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
其偏而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爲
聖賢者衆矣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
鑄百王而範圍三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
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
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得之固美也而守之
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也益難先乎此

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乎孔子而
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己文王之不顯
亦臨無教亦保顏子之克己復禮服膺不惰大聖大
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
成夫仁而已矣仁爲衆善之原群德之長而天地之
心也得此以爲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爲君則君道備
孔子之聖豈能加毫末於斯乎故爲人而不學孔顏
之學則不足以爲人爲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爲準則
爲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
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往往不知師聖人之

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一作類被也夫
 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之位敬以
 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為者推至
 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
 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身脩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既正位儲宮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祇承
 帝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群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
 弗可以不稽古為學也日御殿東堂與官僚通經術
 者講說虞夏商周君臣出處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

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于王取臯陶陳謨之記
 名所御堂曰身脩思永以著厥志臣較文京師還
 有教俾記其事臣等手讀未可則言曰為國之本莫
 尚乎脩身脩身之道真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乎
 思是思者賢否之所由出治亂之所由生休咎之所
 由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處其身于
 禮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已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這一
 時而貽諸後世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以
 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是
 則思永而身無不脩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于千

百載者未有不始于斯者也。若夫恒人則不然。耳目也。聲色或誘之。股體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不勝乎利欲。喜問學矣。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苟且爲斯須之計。而不暇稍遠其謀。欲其身之脩而治其國家。烏可得哉。今殿下名堂。特有取乎臯陶之說。可謂知所擇矣。然殿下日新聖道於古事。無不貫達。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聖天子之致治宵衣旰食。數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膳服未嘗過其節。嗜好未嘗失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而播於四夷。舉一事立一法。公而萬世而爲之防。巍巍高出乎

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脩思永之明效。而百王之取法者也。豈非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也。智勇俱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群臣之過也。殿下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聖上之所傳。篤志力行以保艾王家之不基。私竊有望焉。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幾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巳巳以都

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即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

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
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民
之蠹為國之病者則去之母溺於私而在其所守毋
偏于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
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為不然
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為詭行
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
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
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臧守以示後世史氏職
也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質壯而氣和一作溫為天
子述戚重臣而篤學不賢嗜好與常布之士類名私
第琳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
於其其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于濟上王喜
而禮貌之從容談話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
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
見屬為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適為之
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為春人以
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為仁天雖至律非春無

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
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皋夔為春
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為極盛為湯
之春者伊尹為高宗之春者傅說為文武成康之春
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為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
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
以為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狀和於一身而無由
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為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馬
異卓茂皆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
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為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

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
宋為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為培植元氣之具而
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
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
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
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
為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為世之春
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為首稱亦其戡大難夷大
盜以不殺為威以不戰為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
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

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于今頌之此豈可勉強
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
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
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虞
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
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
替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
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
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
余既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

道之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天之常情久
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
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擣珎世之美
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爲至美虞韶象武世
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爲善樂是以富
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
知幽寂之境之爲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
富貴則爲鄙以富貴而慕林泉則爲達其於外慕一

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爲善人無
道而富貴其爲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
趣而忘乎爵位之爲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
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
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旬一刃而歸職方
其有功于朝廷甚備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
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
曰未嘗褫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
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爲絕刮
云野裏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

一身者其不爲國家之禍者幾希古昔豪傑之士居
乎窮廬陋巷之中布衣蔬食不足以自給而深思生
民安危之由政教得失之故古今治亂之源而爲之
營度計畫汲汲若謀其私彼豈不欲自逸而過爲是
憂勞也哉蓋天之授人以才智非欲其自謀一身而
已固將望之補天道之所不能助生民之所不及焉
爾是以伊尹方處畝畝而以覺斯民自任顏淵飲水
飢餓而論爲邦孟子轍環四方每以先王之道告世
之有力者誠知所受者大所任者重不敢棄當世而
負乎天也故得志則澤被于四海不得志則功流于

後世其德業聲號愈遠而彌張者夫鄙夫則不然利
乎身而忘乎人適乎今而不顧其後當其得所願而
處大位肆於民上自謂可以無憂而不知無德及人
終亦不能保其樂也予求士於今世不歸乎此者鮮
矣若河南右叅議董公安常其聞聖賢之風而興起
者乎公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山林間服布褐
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
以薦入朝爲資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
忠厚之言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
宮晏駕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

在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創事數千言上
于闕下而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之堂蓋取范
公希文之書以著其志蓋世之居大任者多矣以家
未富祿未厚所欲求盡得爲憂者常有之漫其職之
難稱者無有也惟憂其職而以斯民爲憂者尤無
有也未得位則思位之可樂幸而得位則惟恐樂之
未極其有如范公之不忘天下而憂樂爲民者乎又
孰有如公之慕聖賢者乎范公之學辨與顏孟未必
同也而憂民之心同公今之學辨與范公未必類也
而憂民之心亦同公之過於入豈不遠矣哉雖然范

公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世未
臻於唐虞三代則君子將無斯須之樂邪予觀公天
質篤厚充養有素溫粹之氣溢于談言其中蓋有足
樂者乎有以自樂而莫能施之于人此公之所以憂
乎使處大位者皆能知公之所樂而效公之所憂斯
民或者其有瘳乎

後樂齋記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爲狂而君子
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內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
祿者任榮職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

道者之所受於天者異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
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
莫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任則皆吾之所當憂
也安敢以身之卑職爲辭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
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纍然布衣而自比
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非爲夸大之
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乎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
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無
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
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

嗜好奉養之華以爲樂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
已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
僨人之國否則自僨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爲
之心太急而冥安之樂過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
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
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爲人以為賢
者固當如是既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
死每慨然歎息以爲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偉
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者宜乎
其多矣及游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如

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
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爲大學生
試事未幾數年有司未之用賃室以居溫袍蔬食困
貧殆不可處思持不以爲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
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
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
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
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
齋以告於世焉

入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難於顯其親固難而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為尤難也自庶人以上祿甘膳美之品織麗温潔之服孰不知奉乎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不至則不足為善養幸而事養無所是然不能脩德以顯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已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謗取侮而心懼乎危辱之亦由亦不得為孝也其或富貴而親

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未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既而遂登朝為御史由御史為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恒難乎養而履道有祿以具肥甘供裘葛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身冠立柱

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蒞大藩則綉衣持斧按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問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之過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尚者公廉而持之以無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柔愿者無所寬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不惟欲徇乎已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已之名可傳親之名亦因以不朽矣

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爲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溫黜日致其身爲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尚有考於吾言也

全樂齋記

心無媿戚慕然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

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
外物則其樂也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
華侈泰妖姘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
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
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偽參之索之
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
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
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爲樂者可樂之具接於
前則以爲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靜思而熟念之凡其
所樂者皆可慚惡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

願復近之予曰古之爲學者豈務他哉務明乎倫理
而已故事君有言責者盡其言有事任者赴其功臨
敵致其勇履難奮其忠事父母而竭其孝兄弟焉而
竭其愛妻子焉而別且慈朋友焉而誠信不欺君之
好古將謂是歟君曰斯人之常行也不敢不勉抑願
聞其餘予曰古之人脩其業善其身而已未嘗有求
於世也及其譽聞既廣其君舉而加諸位其心戚然
若不敢安遑遑然思惟其澤於斯民若益稷伊傳之
流是也今則不然脩其業以自鬻于人及既得位則
棄所學以富貴其身是以功名之見於世者寔少矣

君豈謂是歟君曰此立功之說聞君子有立言者奚
若予曰古之立言者豈以文辭哉亦明其道而已道
明矣思覺後世之人故不得已而載之言其言出而
爲經作萬世之程周衰秦漢間處士說客不知道術
各以其臆見爲書偏曲詭激君子羞稱之然其辭有
足取者至于今并失之矣而君之好其謂此乎君曰
此吾志也盡之矣謹聞誨矣予曰雖然此皆以物而
言也以物而觀誠有古今之異君蓋思夫道充天地
亘古今一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盡之以爲君蓋稷
伊傅周公盡之以爲臣孔子盡之以爲聖顏回曾參

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
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浦
陽黃君齊安脩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
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
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况君之樂而余能言之
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
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顏子之簞瓢曾皙之遊詠曾乎
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况於君乎余試與君登浦汭
之高丘而望之榮且悴者何爲也感乎吾耳者何聲
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窮者何氣也流而逝時

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退 乎其 者誰為
之宰也君請為余言之余當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即
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顏子魯哲之樂將有同乎無
同乎人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好古齋記

余遊太史公之門東陽葛君信亦以其業來學瞻其
儀觀若有志古人者叩其言好舉易詩書尋出其文
數十篇皆斥去時俗語已而視其文之目則題曰好
古齋余異而問之曰君何古之取乎夫宓犧氏之前
世之所謂上古也三代之間世之所謂中古也秦漢

以降世之所謂下古也上古吾無徵焉耳下古吾無

取焉耳君之所好者其中古乎中古之世今之世無

隨疑焉君生乎今之世所好於中古者果何道乎

自夫鉅者而言民之生也置連帥諸侯以治之為阡

陌立井田以均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薰之而今之

存者鮮矣為州閭隣里之法以洽其情為鄉飲鄉射

之法以勉其怠為冠昏喪祭之法以厚其倫而今之

行者寡矣君之所好將在茲乎君曰吾無位奚敢過

計願近之余曰古之農畊焉而足食古之商稱物而

求直古之工任力而求報今也或嬉懈以困其生或

騰價以取乎人或贏其器以欺世或不執三者之業
 異乎先王之教而肆然衣食於其間是以古之民也
 富今之民也貧古之俗也美今之俗也薄而君之所
 好將在斯乎君曰是亦非我所能為也願近之余曰
 古之為士者冠員而履方上衣而下裳長紳委前科
 劍珮後容臭珩璜備乎左右今也加乎元者方其隅
 納乎足者銳其首小袂斜裙束絲繫脅俯仰無和平
 之音進退無從容之度拜則軒其尻趨則頓其步而
 與古異矣而君之好乎古豈謂是歟君曰服之不衷
 久矣然王制也吾何敢違用今之服行古之禮可也

踐之以為賢盜跖遠之以暴桀紂逆之以亡是道也
 不以富貴而加不以貧賤而損不以古而興不以今
 而損誠反求之自有
 太極 具於吾

心者孰甚焉躬而行之遠則兼善天下窮之獨善其
 身古之人皆然亦亦有善於古凡井田封建之法三
 代之大典未嘗不究而知之思而欲行之不敢以今
 之人自視也而君好古之道言貌文辭皆類乎古則
 亦古之人也有將造君而質焉君曰然請書以為記

種學齋記

農之於田君子之於學其貴賤雖不同力至則獲多

心專則功博其道類也然而山澤之農勞苦而常貧
原隰之農逸暇而富足此限於地勢者然也農之良
者能以力勝之情耆地雖美不能為美焉蓋良農之
治田也先時而藝倍力而培早作而夜不休垂成而
志愈勸竭三時之力棄百事而不顧故土雖瘠而獲
豐歲雖凶而不能惰者不然藝則後於衆培則失其
時貪休而嗜逸坐視人之勞而弗思及其將熟則礪
錢鑄以趨之其土非不美也而力之不至則有不可
恃者矣故豐歲而常飢凶年而離散此則在乎人之
為也然用力之中有不同焉五穀穀之善者也或老

棄去不植而惟秧稗焉是藝秧稗歲凶土曠而暫植
之可也藉之以為常用力雖勞而與惰者無幾矣不
亦過歟夫學也何以異乎是人之資稟智愚之殊猶
地之美惡然周公孔子之道五穀之種也賢智之資
學之而易入固非愚者所及或恃其資而不加脩則歸
於愚矣愚昧之人質固下也苟能兼攻而勇致之其
有弗至於道者乎斯道也近之化一家遠之濟天下
不可一日忘也或者病其難而事乎老佛名法之教
其始非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用之脩身則德隳用
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

稊稗之農也學之蠹者也謂力雖勞而不可入乎道也此農之有似乎學而鄭君叔度言乎韓氏種學之言以名其齋者歟夫叔度禮義之冑也而質過乎人生七齡而誦周公孔子之言今三十年矣田固美也生乎名冑又加美也學之早藝之先乎人也惟周公孔子焉學學之得其道也夫如是在乎加之不息耳累仁集義以培其本明六藝之文以暢其支疏之剔之惟恐邪穢之萌也扶之翼之欲其日盛而月長也涵之欲其深煦之欲其明引而程之欲其自強而不懈道之成也執禦既成矣欲焉其若虛眈焉如不及

皇皇焉思與人共之足乎已而猶學天用則彼乎生民矣不用亦不失今名豈非種學之善者哉不然則凶奔禍滅裂爾非吾之所謂學矣而與學之蠹者俱矣喧非叔度之賢斯言也吾將誰告歟

訥齋記

工於辯者非能言者也惟訥於言者為近之用心與否之異也李廣之射石非用心於石也故中石而沒羽使廣之心知其為石而求中之則石不可得而破矣天下之事莫勞於過用其心莫逸於棄其智巧而不用有意於用其智巧至拙者也有意於工其機辨

至不能言者也漢之廷臣陳平之流口材窮天下而
絳侯平居駸戩若不能出言就不鄙其木訥哉及乎
誅諸呂而安劉氏發一言而七廟定非平等也絳侯
也故士能有所養然後臨事而不困百戰百勝之兵
一戰而不勝敗矣蓄銳而不發未嘗有勇名必勝之
將也夫以無窮之變交陳乎前而人欲以私智利口
酬之使各當其理而無缺不亦難哉苟能析衆理以
待乎事居至靜以應乎動彼曉曉而至吾以默默示
之固將鉗舌汗顏之不暇而烏能與我較乎天台履
君士榮其少時志銳氣充讀書務博覽談論備極富

窮其同輩既而涉世頗久乃自懲創見人厚自謙退
不爲多言題其室曰訥齋士榮蓋有所得而然也吾
嘗病利口者之衆以爲苟不有以抹止則日趨於薄
思以身由之而未能然人見予之不言也或尤以爲
傲或笑以爲愚彼固不足以知然而俗之所尚其可
見矣每竊自嘆安得與余同者而語之乎今旣於士
榮見之而又備其身之在下不能使人化之也雖然
以士榮之才豈有不遇者哉吾試從而徵焉他日大
夫士耻言人之過失而尚躬行田野之民安於其業
而不能相訐訟臨民之上者相戒以惡言厲色爲羞

此必訥者之化也當是時也士榮尚以告余亦可出而仕矣

尊聞齋記

古之人有不可及者惟聖人爲然自聖人以下其天資與人不大相遠也而後世莫有及之者無聖人爲之師而爲學之功不若古人也七十子之徒旣面見聖人而躬受其教矣宜若可以無過猶且日檢其身而不暇聞聖人一言則退而識諸心出而講於友服於言行而推於事功或有愧乎斯言則惕然而慚戚然而憂恐然懼無以見於師而服乎友也及善其

而成其名入問之則又退然如不能勝曰斯吾師之教也非我之能爲也稱於人則曰吾師之云也非我之所能言也豈特於師爲然於當世之賢者亦然於昔之聞人亦然古人之尊所聞蓋如是故名立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廢也今之人豈皆不若古人之有美質哉去聖人旣遠矣用力倍古之人且恐不足而顧放其心而不持弛其身而不脩視聖人之言如鳥過其目聞聖人之言如風入其耳不求其意之所存不察其道之可法於吾身同時之人宜又可知也茂其所聞如此欲其名之立道之成豈可望哉奚獨

不思乎聖人之所由聖七十子之學於聖人問荅辨
難之說非徒云也七十子有是性也吾性與之同七
十子有是才也吾才與之同七十子所學於聖人者
吾何爲不可乎苟能即聖人之言以爲師諸子之言
以爲友以顏閔所以自治者治其身顏閔可幾而及
矣况餘子乎且天下非無人生今之世而欲得如古
聖人而師之固未見苟求勝已者而師之豈無其人
乎一鄉之中必有勝已者吾師之一國之中必有勝
已者吾又從而師之以國爲未至又求天下勝已者
而事之則吾之所聞必衆矣告吾以善者必多矣又

求古聖人之所言者而服之雖顏閔生今之世亦若
是而已矣苟欲必得如聖人者以爲師而望以善其
身難矣哉六人郭君士中好學善文辭受經於今太
史公而取曾子之言以尊聞名其齋太史公信天下
之師也士中旣得而師之矣又能尊其所聞則所以
治身之道異乎今之所爲也必矣余欲以賢者望士
中也故推吾所聞者以告之

棠溪書舍記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
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公爲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

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嗟乎！學豈易爲而易知者哉？非誠爲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爲學之道者也。古之爲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奧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爲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爲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爲野；蓋子羔之信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旣不足以得其大全，高

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踈畧，純恪謹飭之士，義理而局於卑懦踈畧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以至於未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群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由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是者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

大儒君子會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
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脩孔孟之道
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
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
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
以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
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來鷗亭記

心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爲樂非樂夫物也
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之樂也苟爲有累於心

樂爲林迫于中者紛紜起滅萬變而無窮五采八音
爭耳目之側亦孰與爲樂哉故心誠有可樂雖微
物皆是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
於其樂昔之君子有居深山而群鹿豕者有居海
濱而事漁釣者方其有以自樂快然不知貧賤之足
羨而貴富之可慕凡物之觸乎見聞者莫不有以樂
其中蓋其心之虛明廣大與天地同體而無一物之
累其樂不亦宜乎後之士樂乎物者有矣有以自樂
者每難乎其入豈非無得於心故哉無得於心而有
資於物猶聾者之資乎美觀聾者之資乎美音雖有

可樂矣從而樂之華亭姚子宗文天資粹美而好學不倦其心蓋有足樂者異日居海上鷗鳥翔集于左右心樂之因名其居曰來鷗亭及來居淮水之陰群鷗從之如昔日仍揭其名而請予記夫鷗鳥之飛水居之人多見之而未嘗知其為可樂姚子獨遇之所折莫逆于心豈獨於鷗為然哉凡物之接乎前者莫非可樂之具也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與其所樂安往而不在乎斯理也予竊有味焉而未之有得也幸而他日與姚子劇論斯亭之上以發吾心之所同者豈非果可樂也哉

讀書齋記

弓矢干戈所以禦亂而其弊也亦以興亂非弓矢干戈能興亂用之者非其人則亂因之而起或者以其興亂而不知其有禦亂之功遂棄而不用豈不惑哉聖人懼人性之偏於所習而淪於不善立詩書禮樂以教之愚者使之通昏者使之明悍者使之淳頑者使之廉當周盛時天下無不學之民無不善之俗故資興賢且能者用之於朝則為良公卿而其在畝畝之人亦皆不失為敦行君子其化至於刑措而不用其效至於七八百年而後亡詩書禮樂之教使然也

後世觀其末流之弊，謂辨士以口舌相傾，皆教之所致而不究其善俗化民之功。於是或任刑名以督責，為能或尚黃老以無為為高，或用武夫俗吏各以其意見為治求，以勝詩書禮樂而卒不可勝。然後知其不可及而終不能以此易彼，斯非惑與？故欲知天下之治亂，視其俗，欲知其俗，視其民，知學與否而已矣。異時江南之俗，以貨產相推，以侈靡相夸，其號為有識者，

客為好學，是以大

凡乘之。今國家有意於化民之事，而其大家巨族亦

餘力發為詠歌，入其室，樸素儉質，其身無異嘗以讀書名其齋。州里多效之，能文辭者又從而嘆味之。吾故以是占天下之將治也。人心亦衆矣，欲一而同之，舍其性之所同有者，不能也。其性之所同有者，具乎詩書禮樂之教，以此治人，人心有不一者乎？能一人心，與之生死存亡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意也。今世方行之，而巨室者又導士之教，以致於衆庶者也。使三吳之地，比屋皆知為學之美者，寧不自車君始乎？然則斯齋之所繫大矣。

默齋記

烏傷有士曰宗君思齊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室爲默而告子曰子能爲言其爲我記之余曰異哉乎宗君已欲默而強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爲是則君之默過也以君之默爲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以苟同矣君之有愛於余言何哉雖然予非好言者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他人且不能不言况敢默於宗君乎余嘗遊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壑其聲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其用而人不之惟及處乎家聞兒童噪於庭則咄而禁之然後知語與默之訖水之聲役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童之

樂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能哉出於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宜言也雖終日言孰能非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啓齒人猶以爲病故君子未嘗有意于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而不敢參之以人人僞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僞者有時敗也宜默而言其失爲佞宜言而默其失爲誣二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旣以默自居而余復言之而不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昔之聖賢有不語如愚人者矣有以好辨稱於時者矣人豈敢嘗其爲過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從若顏子

是矣宗君其慕顏子者乎自大賢以降言不直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辯之名而不辭余慕孟子者竊有志焉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爲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爲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群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汗左右顧視而樂之乃剡荆棘除糞壤因崇以爲垣夷級以爲階陟者爲圃而通者爲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

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流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猿鼯之音寒暑旦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有日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蘇蘇而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衆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

又多肆意於瑰奇幽絕之境不達其大至於緣木躋
崖窮極險怪敝履屐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
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
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為我
用而不為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
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為學且與學道者類焉
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
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驚心
畢精博索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
要之土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所以裁萬變知周乎

物而不勞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為善學者矣然則斯
堂豈特可為觀遊之適而已哉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為最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講
震雷字彥脩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
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
子曰我死與而母俱藏此若等宜附于左右皆應曰
諾已而戚氏卒衍玉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
母夫人柩窆于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為
二穴他日將與其妻合葬即墓前若干武為庵俾子

弟居之以奉洒掃廟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塋之弊爲尤甚古之塋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塋之禮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塋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塋其親則往往信俗巫豕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

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慎終於孔子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之事王既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王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於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于曾玄至于來昆又至于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于墓下今于斯廢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也某某之孫也出於某某墓者也某某又出於某某先生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某某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

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己乎？其能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王之志也。請書之。

望雲堂記

生乎千載之上而為後世所慕者，夫豈偶然哉？生乎千載之下而尚友乎古人者，夫豈徒然哉？道德功業不能遠過乎人，無以興無窮之慕；志行才術不能自拔於流俗，雖慕古之人無益也。故觀古人之善，當視慕者之衆寡；觀今人之賢否，當觀其所慕之人與其

所為之業，所慕得其人而行，或不掩焉。君子以為夸所習有足多而不知取法於古之賢者，君子以為陋。慕焉不失人，由焉不違道，豈非君子之所為者乎？絳人劉士登，繇太學生仕于朝，再擢為京府治中。二親居乎鄉，去官所數千里，以道途之不易也，弗敢迎以養。因名其堂曰望雲之堂，蓋慕乎唐賢相文惠狄公之為人而取其語以表其孝思，可謂知所慕矣。及觀士登之行，已為政安重，慎密不大聲色，而吏懾其威，民信其令。大夫士稱其才，而咸謂劉氏為有子，又何難能也。今天下之人有親如士登者，不為鮮而能善

其身爲時令人如士登者鮮也善其身而能以古之
賢臣自望者尤鮮也夫古之與今時有先後而其得
於天者等耳文惠公之爲孝子爲忠臣卓乎貫天地
昭乎揭日月者曷嘗加毫髮於天性之外哉善率之
而已矣以士登之篤志而才美歛之爲德行施之爲
事功將奚所弗至他日位益崇所樹立益偉使後之
人慕其行業猶今之慕文惠稱歎企羨父母與有榮
焉則果能拔於流俗而於孝也大矣然則居斯堂也
可不深思君親之大義以求無愧於古人乎

梅所記

仙居高君德至博學慎行隱居薦谷之陽名其所居
曰梅所客疑之曰有梅焉而謂之梅所可也環坐之
內未嘗有梅而曰梅所何歟高君苟以梅自儼則梅
一物耳生於寂寞之鄉而榮於窮冬之時視夫姱麗
如綺綉絢郁如雲霞奪目適意逞妍於陽春而爲人
所善者不侔甚矣而君獨何取乎或從而應之曰人
與物固非同類也而有以比德焉昔日孔子嘗以蘭
自儼周之詩人以樛木儼后妃以棘樸儼賢材屈原
以申椒蘭桂比君子斯數者豈非草木哉而聖人賢
士皆有取者以德不以其形也苟以其形枯叢敗折

非有知識之性聲音之奇何足取之有蓋君子之觀物也求之於形似之外會於心意之表故物皆爲我用用之久而不厭彼衆人則不然騁意於形色之間娛情於臭味之頃譬如游蜂野蝶憧憧旦夕而不知止用力雖勞而所得者寡矣是烏足以語夫道德哉且子不聞乎隨時而同俗者衆人之智也獨立而不變者君子之節也在昔之時挾材御術僥倖於一旦取鞍馬金帛以驕其妻子而自以爲得志者閭巷之間皆是也旋目而視之風雨散而沙塵飛欲再求而孰玩之已不可見矣是何異於陽春之草木乎高君

居衆人得志之時飲水飯粟以樂聖賢之道衆人譏其戾俗而笑其後時矣及變亂旣清彼方危懼惴慄恐不能自脫而高君之道確然不變而坦然方亨何異於梅之在歲晏乎然則雖謂高君爲梅可也謂高君寓意於梅亦可也謂高君所居爲梅所亦無不可也何獨疑之乎於是高君謝曰旨哉子誠知梅歟廣平有愧和靖不如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真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鄉 戴濟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終

